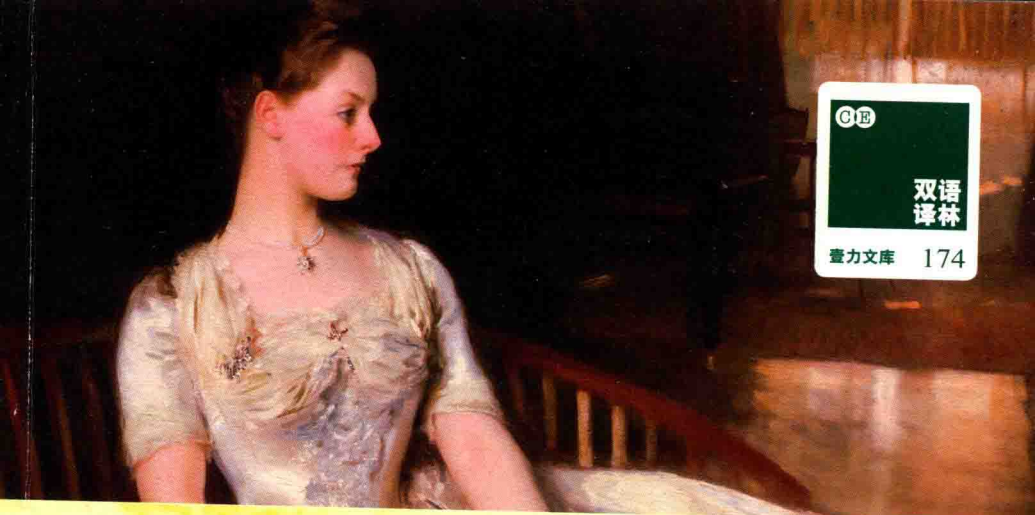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174

THEATRE

剧院风情

我认为朱莉娅生活得很真实……我非常喜
爱她；我不为她的顽皮而震惊，也不为她的荒
唐而惊诧……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英国〕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田舒婧 译

W. Somerset Maugham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74

〔英国〕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田舒婧 译

剧院风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剧院风情: 汉英对照 /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W. Somerset Maugham) 著; 田舒婧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1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 Theatre

ISBN 978-7-5447-7595-3

I. ①剧… II. ①威… ②田…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4076 号

剧院风情 [英国]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著 田舒婧 / 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 伟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39.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95-3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序 言

给一本你很久之前写的书作序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匆匆流逝的这些年已经让你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你可以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部作品。你看到书的缺点，然后为了读者的欢娱，你回想起了自己性格里的缺陷，按你的性格这种回想可能会让你可以忍受或者让你气馁，而你的这些性格缺陷就是你的书的缺点产生的原因；或者你会带着因距离而产生的对过去的满足感回顾你写书时的那些情况；你可以美好地描绘一番你的阁楼，或者稍稍得意地细细回想你面对忽视时的坚定沉着。但当你为了引诱读者去购买一本不再新颖的书而开始为你两三年前写的小说作序，这并非易事，因为你发现已经在这本书中详尽讲述了这一话题，且完成后就抛之脑后了。正如没有什么比已经燃尽的爱更加死气沉沉，对作者来说，没什么话题比那些他已经畅所欲言的话题更加无趣。当然你可以跟你的评论家们争吵，但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某某评论家对他前年阅读的小说的看法只能对一个太脆弱受不起如今这个乱作一团的世界的考验的作家有意义；评论家早已忘记了这书和

他写的评论，而大多数读者亦不再对这些评论费心劳神了。

在我最初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时候，我习惯将报纸上的评论贴在剪贴簿上，觉得将来有一天再读到时会很有趣，而且我会细心地在每篇评论上端标上日期和刊发它的报纸的名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笨重的剪贴簿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而且由于某些原因，我很少会长时间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于是最终我觉得有必要让清洁工来处理掉它们。自那以后，时光荏苒，我就满足于只读有关我的短评而不收藏它们，且心态平和，既不会为那些不赞成的评论感到过分苦恼，也不会为那些称赞之词感到扬扬自得，然后将它们通通扔进我的废纸筐里。我印象里，总的来说，大家对《剧院风情》的评价相当好。然而，有些评论家抱怨我的女主人公朱莉娅·兰伯特不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伟大的智慧和高尚的灵魂，并推断出她只不过是一位不知名的三流女演员。据我所知，很多知名的女演员都有同样的观点。事实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对我的评论非常尖刻，她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非常有名，现在也依旧因她经常说的那些让人讨厌但逗人笑的话而被很多中年观众念念不忘，这些话通常以伤害与她合作的演员为代价；但我认为她的尖酸刻薄是源于她的误解。我在小说中很努力去明确地展现这一点：不论我的女主人公有任何其他缺陷，但她并不是一个势利眼。这一点自然也妨碍了这位老演员对于我的朱莉娅是位好演员的认可。我们都倾向于认为别人不会拥有我们的美德，除非他们拥有我们的恶习。

伟大是罕见的。在过去五十年，我见过很多女演员成名。我见

过很多有天赋的人，很多在自己的领域胜过常人的人，很多拥有魅力、美貌和知识的人，但我想不到第二位我能毫不犹豫地用伟大来描述的女演员。她就是埃莉诺拉·杜丝^①。或许西登斯夫人^②也可称为伟大；或许雷切尔也可以；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全盛时期的萨拉·伯恩哈特^③，那些围绕着她的荣誉，有关她的夸张传说，让我很难清醒地评价她。她时常举止文雅，有时又会像任何演员女王那样咆哮。在她的全盛时期，她可能曾经是伟大的，而我只在她身上看到了伟大的附属物，那皇冠，那权杖，还有那貂皮斗篷——只见中国皇帝的新衣，未见中国的皇帝。除了我提到的那个例外，我只见过在某些角色上表现优秀的女演员，有时让人觉得非常优秀。依我看来，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受到多少舞台魅力的影响。剧院给很多人带来的兴奋刺激是历久弥新的。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欢乐的世界；剧院让他们进入想象的王国，增加他们生活里的乐趣，剧院所带来的假象为他们单调平凡的日常生活增添浪漫的金色光芒。当他们看着这位有名的女演员，她的美貌因化妆更加突出，她的重要性被聚光灯凸显，她说着似乎都是从她脑子里出来的优美句子，经历着不同寻常的事情并且承受着深刻的感情，他们觉得演员活得更充实；当他们力图描述那些技艺精湛的演员所带给他们的激动之情时，很自然地，他们会稍

① 杜丝 (Eleonora Duse, 1858—1924)，意大利女演员。

② 萨拉·西登斯 (Sarah Siddons, 1755—1831)，英国女演员，著名的悲剧演员。

③ 萨拉·伯恩哈特 (Sarah Bernhardt, 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稍有些夸张。同样自然地，他们会忽略那使他们兴高采烈的表演至少有一部分功劳属于服装师、布景师、电工还有剧作家。

即使在我年轻时，我也没有迷恋舞台；这是由于我天生个性多疑，还是由于我脑子里充满的各种奇思妙想满足了我那浪漫的诉求，我不确定；而自从我的作品开始被搬上舞台后，我甚至连那点曾经对舞台抱有的幻想都失去了。当我发现为了让动作自然流畅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当我意识到让观众热泪盈眶的完美语调并非源于女演员的情感而是作者的体验，简而言之，当我明白一部戏剧呈现给观众前所经历的过程有多么复杂后，我发现无法用大众那样的敬畏、景仰之情来看待那些演员，甚至是那些最杰出的演员。另一方面，我看到他们身上有大众并不相信他们能拥有的那些品质。例如，我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勤奋、勇敢、有耐心且一丝不苟。虽然完成一天的工作后疲惫不堪，我看到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再排演一遍某个有难度的场景，而这个场景他们当天已经排演了六次；我看到他们虽然病到几乎无法起身，但仍旧进行演出，不愿让大众失望；我发现他们虽然爱摆架子，但当面对如何最好地表演戏剧、表现自己时，他们变得非常通情达理。在他们著名的“脾气”之后，而这所谓的“脾气”是自私和神经过敏的结合，在错误的印象下被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强调是一种艺术感性的证明，他们身上还经常展现超出大众想象的精明、务实。我从未见过不爱炫耀的孩子，而在每个演员身上都保留了一些孩子气；他的许多最让人着迷的天赋也都源于此。他比常人更爱出风头，除了我们中的个别情况，这种癖好在常人身上很普遍，且如果他

不具备，那他不应该去做一名演员；用幽默的态度而非鄙夷的态度去看待这种特别的性格特点才更明智。如果必须对长期和舞台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对演员的印象说几句的话，我会说他们的美德比他们伪装的更可靠，而他们的缺点是他们从事的这个冒险而严苛的职业的附带品。

从我创作第一部剧到最后一部剧中间隔了三十年，这期间，我和许多卓越的女演员有密切接触。朱莉娅·兰伯特并非她们之中哪一个人的形象。我收集了大家的品质特点，试图创造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由于我并不为我所熟悉的杰出女演员的魅力所动，因此我敢说，我对我想象的人物形象的描述克制而冷静。可能正是这一点让那些无法将女演员和聚光灯分开的读者感到不安，让那些深深着迷于聚光灯以至于真的以为除此以外自己无其他内涵的女演员恼怒。他们并没有发挥自己的实际能力。艺术家的品质取决于人的品质，除了他的特殊天赋，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也不可能在艺术上有超常的表现；然而，我不否定，这种高尚会以一种让人惊讶而不可思议的形式展现。我认为朱莉娅·兰伯特是真实的。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虽然她的仰慕者认为她是伟大的，虽然她贪婪地接受这些奉承，但我个人并没有宣称她异常成功、天赋异禀、认真而勤勉。我想补充说明我对她万分喜爱；我并没有为她的淘气感到震惊，也没有为她的荒谬而感到愤慨；不论她做什么，我都只能宠溺地看待她。

在我写完这篇序之前，我必须要告诉读者，在这本我邀请他细细品读的作品里我犯了两个错误。尽管小说家试图将每个细节

都描写准确，但有时他也会犯错，而且不乏有人已经准备好为他指出错误。曾经在我的一部小说中我偶然提到了一片名为曼利的沙滩，这是游泳季节最受悉尼人喜欢的度假胜地，很不幸，我将它拼写为曼雷^①。这个多余的“e”带给我来自新南威尔士州上百封充满愤怒和嘲笑的信件。你可能会认为，这很可能是印刷带来的小错误，虽然确实是由于我自己的不小心造成的，这是我对英联邦的故意侮辱。事实上，有位女士告诉我，这又一次显示了英国人对英国殖民地人民的无知的傲慢，如果下一次大英帝国卷入一场大陆战争，比起赶快去营救，澳大利亚的年轻人更喜欢静静待在家中，这得由像我这样的人负责。她用一个修辞学的句子结束了自己的信函。她问我，如果一个澳大利亚小说家在写英国的时候将伯恩茅斯多写了个“e”，英国人会怎么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回答我认为英国人压根不会理会，即使它是错的，而事实上多个“e”才是正确的拼法，但我觉得我最好还是默默忍受这位女士的指责。在这本书中我犯了两个错误；我让我的女主人公承认她演不好比阿特丽斯^②是因为她念不好无韵诗，并且当她谈到拉辛的《费德尔》时我让她抱怨该剧的女主人公直到第三幕才出现。我并没有验证这些事实，而是相信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欺骗了我。比阿特丽斯几乎没有说诗句；她所有重要的戏都是以散文形式进行的；如果朱莉娅没有演好这个角色，那也并不是由于她所给出的原

① 曼利原文为 Manly，曼雷原文为 Manley。

② 比阿特丽斯 (Beatrice)，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的女主角之一，伶牙俐齿，爱挖苦人。

因。费德尔在第一幕第三场就出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两个人向我指出这些不可辩解的错误；我喜欢认为大部分读者都在称赞我，认为这些错误并非源于我的疏忽，而是出于我的敏锐，且认为通过让朱莉娅用这种随意的语气说话，使得我对她个性的描述增添了一抹色彩。但我可能在过度自夸，很可能读者对随着这些人物出现的著名戏剧的记忆跟我一样模糊，跟我知道得差不多而已。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0
第六章	50
第七章	56
第八章	63
第九章	73
第十章	79
第十一章	85
第十二章	102
第十三章	112

第十四章·····	119
第十五章·····	145
第十六章·····	154
第十七章·····	164
第十八章·····	168
第十九章·····	176
第二十章·····	181
第二十一章·····	190
第二十二章·····	203
第二十三章·····	214
第二十四章·····	226
第二十五章·····	236
第二十六章·····	246
第二十七章·····	252
第二十八章·····	263
第二十九章·····	275

第一章

门打开了，迈克尔·格斯林抬起头来。朱莉娅走了进来。

“嘿！我不会耽搁太久的。我正在签署一些信件。”

“不着急。我就是来看看给丹诺伦特一家送了什么位置的票。那个年轻人在这里做什么？”

出于一位老到的女演员用动作配合自己对白的本能，她将梳得整齐的头一偏，示意她刚刚经过的屋子。

“他就是那个会计，从劳伦斯-汉弗雷会计师事务所来的。他来这儿三天了。”

“他看起来很年轻。”

“他是一个见习会计师。他看起来很懂行。但他对我们一直以来的记账系统感到惊奇。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剧院能经营得如此有条理。他说伦敦城里有些公司的记账方式能让人愁到头发都白了。”

看着丈夫帅气的脸上流露出扬扬自得的神情，朱莉娅笑了。

“他是个会说话的年轻人。”

“他今天就结束工作了。我想我们可以让他同我们一起回去，请他吃个简单的午餐。他很绅士。”

“那就足以邀请他吃午餐了吗？”

迈克尔没有注意到她语气里那一丝嘲讽的意味。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就不问他了。我只是觉得这会令他欣喜万分。他极其崇拜你。这回的戏他都已经看过三遍了。他做梦都想被人介绍和你认识。”

迈克尔按了一个按钮，不一会儿，他的秘书进来了。

“给你这些信，玛格丽。我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

朱莉娅心不在焉地听着玛格丽口中的预约时间表，漫不经心地看着四周，虽然她对这房间非常熟悉。这是一间与一流剧场的经理非常相配的房间。房间的墙壁由优秀的房屋设计师镶了护墙板（按成本价），墙上挂着佐芬尼和德维尔德的版画，内容是一些舞台场景。扶手椅宽大又舒适。迈克尔坐在一把雕刻繁复的齐彭代尔椅里，虽然是一件复制品，但由一家有名的公司制作。他的齐彭代尔桌的爪球腿大而结实，坚固无比。桌子上摆着一个结实的银色相框，里面是她自己的照片，旁边对称的是他们的儿子罗杰的照片。在这中间有一个华丽的银色墨水台，那是某次迈克尔生日时她送给他的礼物，后面摆放的是一个红色摩洛哥风格的架子，镀了大量的金，架子上放着他的私人信纸，供他想亲笔写信的时候用。信纸上印着西登斯剧场的地址，信封印着他的饰章，一个野猪头，以及下面这句话：犯我者必受惩罚^①。一束黄色郁金香插

① 原文为拉丁文，*Nemo me impune lacessit*。

在银色碗里——那是他连续三次赢得戏剧高尔夫巡回赛后获得的——显示出玛格丽的小心呵护。朱莉娅看了她一眼。尽管她剪短的头发漂白过，口红又涂得过于厚重，却有一副被认为是完美秘书应该有的中性外表。她跟随迈克尔已经五年了。这么久的时间里，她对迈克尔从里到外肯定相当了解。朱莉娅在想她是否会蠢到爱上迈克尔。

迈克尔突然从他坐的椅子上站了起来。

“好了，亲爱的，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玛格丽递给迈克尔他的黑色卷边软呢帽，并为朱莉娅和迈克尔打开房门，让他们先出去。当他们走进办公室时，朱莉娅注意过的那个年轻人转身站了起来。

“我想把你介绍给兰伯特小姐。”迈克尔说道。接着，他显示出一副大使向他觐见的宫廷君主介绍随员的气派，说道：“这就是那位非常优秀的绅士，多亏了他，我们乱作一团的账目终于有了些头绪。”

年轻人脸变得通红。他僵硬地笑着回应朱莉娅温暖、现成的微笑，她友善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发现他的掌心已都是汗水。他这副困窘的样子令人同情。那是当人们见到萨拉·西登斯时才会有感受。她想起，当迈克尔提议请这男孩吃顿午餐的时候她对迈克尔有点刻薄。她直视着他的双眼。她自己的眼睛很大，深棕色，炯炯有神。做出这副神情对她来说一点都不费劲，做出稍稍觉得有趣、友好亲切的表情就好像挥去在她身边飞来飞去的苍蝇一样已是她的本能。

“我在想，我们是否能邀请您来我家，和我们一同吃顿便餐。

午饭后迈克尔会开车送您回来。”

年轻人再次脸红，他的喉结在他细细的脖子里滚动。

“您对我太好了。”他焦虑地看了一眼他的衣服，“我浑身脏透了。”

“我们到家后您可以梳洗整理一下。”

汽车在剧院后门等待着他们，这是一辆黑色镀铬的长款车，车座由银色皮革包着，车门上不起眼地印着迈克尔的饰章。朱莉娅坐了进去。

“过来跟我一起坐。迈克尔要开车。”

他们住在史坦霍普广场，当他们到达后，朱莉娅让管家带着年轻人去盥洗的地方。她上楼回到会客室。当迈克尔过来找她的时候，朱莉娅正在描唇。

“我已经告诉他，让他一准备好就上楼来。”

“顺便问一句，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

“亲爱的，我们必须得知道他的名字。我会让他在我们的本子上题词。”

“可恶，他还没重要到那个地步。”迈克尔通常只会请非常重要的有名望的人在本子上题词，“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就在这时，年轻人出现了。在汽车里，朱莉娅努力让他放松下来，但他依旧非常腼腆。鸡尾酒已经备好，迈克尔为大家斟好酒。朱莉娅抽出一根香烟，年轻人划了根火柴为她点着火，但他手抖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朱莉娅认为他根本无法将火凑上她的香